

教堂、小礼拜堂与祭坛

Dr Alexander Ressos, TEP
Attorney-at-Law (Switzerland), Solicitor (Hong Kong),
Solicitor (England & Wales)

移民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教会。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，湖区各村的堂区教堂和圣所相继重建、扩建和装饰，往往由移民亲手完成——他们冬季返乡，为家乡的教堂出力。各家族出资设立祭坛和小礼拜堂，捐资为亡者的灵魂举行弥撒，捐赠钟、管风琴和礼仪器物，并出资制作灰泥装饰和祭坛画。身在异乡的移民也会集资。Piero Bianconi 记载，他们在罗马或佛兰德斯合伙为家乡村庄的教堂购置银器、画作或祭衣；在洛迦诺一带的山谷中，栏杆和告解亭上的字母 B.D.L.（即 *Benefattori di Livorno*，“利沃诺的恩人”）至今仍标记着利沃诺移民群体的捐赠。¹ 卡罗纳的 Santa Maria d'Ongero 圣所、罗维奥和阿罗尼奥的堂区教堂以及该地区的许多其他建筑，都凝聚着移民家族的劳动与资金。

这些捐赠兼具宗教、社会和经济层面的意义。在宗教上，它们为捐赠者的灵魂换得祈祷，并在反宗教改革热情高涨的时代彰显虔诚，这一点将在第 B.III 章讨论。在社会上，它们确立了家族在村中的地位，因为拥有家族小礼拜堂或教堂中的尊位是一种看得见的特权。在经济上，它们将资本转入一个永续存在、受教会法保护、债权人难以扣押的机构。设立捐赠的专职司铎职位（*cappellania*）还可以为担任神职的儿子提供收入，因此它既是虔诚的捐献，也是一项家族投资。²

1 嫁妆与婚姻

移民资金的第三大用途是嫁妆。根据北意大利和南阿尔卑斯地区各城镇与山谷法规所继受的 *ius commune*（共同法），女儿在出嫁时以嫁妆（*dote*）的形式获得其在家族财产中的份额。她仍是嫁妆的所有人，丈夫须对其加以管理和保全，婚姻终止时应返还给她或她的继承人。正如十八世纪特伦托的档案所言，女儿凭借嫁妆即被“*tacitata*”（了结）了其父母遗产的请求权。³嫁妆记载于经公证的婚姻契约和收据中，通常由现金、家用物品构成，有时也包括土地。在移民村庄，嫁妆往往至少部分来自新娘的父亲或兄弟在国外挣得的钱。

在移民经济中，嫁妆制度发挥着多重作用。它促成同业、同等地位的家族之间联姻，从而巩固了工坊网络。它为常常长期独自操持家务的妻子提供了一笔受保护的资产。它还起到保险的作用，因为丈夫若客死他乡，嫁妆应返还给遗孀。因此，那些为贫穷女孩出资置办嫁妆的善会，实际上是把每个移民家庭财产安排中的核心工具推广到了穷人身上。

2 注释

1. Piero Bianconi, “La nostra emigrazione”, *Scuola ticinese* 第 7 期, https://www4.ti.ch/fileadmin/DECS/DS/Rivista_scuola_ticinese/ST_n.7/ST_7_10_Bianconi_nostra_emigrazione.pdf ; 华威大学 (University of Warwick) My-Parish 项目, “Ticino migration”, https://warwick.ac.uk/fac/cross_fac/myparish/posts/ticinomigration (利沃诺移民为其堂区和兄弟会募集捐款; “B.D.L.”铭文; 旅居佛罗伦萨的提契诺人委托制作的帕拉涅德拉《天使报喜》)。
2. 参见第 B.III 章及 DSS, “Cappellania”。

3. Marina Garbellotti, “Doti contese, doti restituite nella Trento del Settecento”, *Geschichte und Region/Storia e regione* 19 (2010), 第 1 期, https://geschichteundregion.eu/attachment/get/up_15_16520956112197.pdf (获得嫁妆的女儿即被 “tacitate” 了结其对父母遗产的请求权；妻子仍为嫁妆所有人，丈夫须对其加以管理和保全；婚姻终止时予以返还)；另见 Manlio Bellomo, *Ricerche sui rapporti patrimoniali tra coniugi* (米兰, 1961 年) 及第 A.II 章。

仅供一般参考。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，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，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。

在线版本: cn.helveticaregister.com/lugano-churches-chapels-and-altars